



番外·溯梦

5 个月前 · 来自专栏 [此恨不须记](#)

一个梦会有多真实？

这一定是个梦吧，否则，要如何解释她现在的处境。

这么冷，难道是她睡觉没盖好被子？

她裹紧了身上仅剩的一层单衣，手脚上挂着沉重的锁链，寒铁坚硬，挨着肌肤，冰冷刺骨。风雪漫漫，连官道都埋得严严实实，眼前一片雪白，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来。

初到梦中，她一时不知，自己从哪里来，又是要往哪里去。

正当她张望时，身侧忽然出现一个人，她转头看去，发现这人很奇怪，分明离得不算远，她却看不清此人的面貌，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一点身形轮廓，好像两人之间隔着浓浓大雾。

但仅凭轮廓，也能看出这是个高大无比的壮汉，满身横肉好似一座小山，只见壮汉高高地抬起手来，手指微微握紧，好像握着什么东西，她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接着，壮汉的手挥下，她的耳旁竟响起了武器破空的尖锐之声，还不等她反应，她狠狠地摔倒在地，肩背裂开一道长长的血痕。

她望着那模糊的人影，心里惊恐交加，原来他看似空空如也的手中其实握着一条鞭子，他挥手的动作正是在挥鞭！

冰寒的深雪浸在伤口里，麻木了撕裂的痛楚，她只感到一阵牙齿打颤的恐惧。

她到底在哪里？如果这是梦，未免也太过真实。

大概是因她许久没起来，那壮汉又沉默着举起了那条看不见的长鞭。

她的瞳孔骤然收紧，转身手脚并用地爬起来逃跑，但是，只迈开了一步，她就被脚上的锁链绊倒在地，又一鞭，毫不留情地落在身上，与先前那一鞭重叠，伤口再一次加深。

“啊！！！”剧痛之下，她惨叫出声。

原本就脏污的衣衫此时更添破烂，寒风雪水刺刮着她的身体，仿佛要冻结一切生机。

壮汉朝她伸手，她下意识地蜷缩抵抗，但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对她进行鞭打，只是捏着她的手臂，将她拎起来，在她背上重重地推了一下，示意她继续往前走。

她勉强站住，不敢再拖延，但因为肩背剧痛，她只能弓着身，拖着脚镣，移动得十分缓慢，血从伤口中蜿蜒而下，还来不及散发温热，就变得冰凉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使脑子冷静下来，好在壮汉并没有再对她进行鞭打，给了她喘息的时间。

镣铐、衣不蔽体、看押的人、鞭打、漫漫长路……

她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一个流放之人，而且尚年幼，手脚纤细，肌肤的娇嫩还未被漫长的流放之路完全磨去。

天地间是不闻一物的寂静，连脚踩在雪里的声音都听不分明，她拖着沉重的身体一步步走着，神思昏沉，不知走了多久，仿佛已经跋涉了千万里，越过了冰冻的河，踏过了枯死的草。而每当她想就此停下的时候，身后那人影总会警醒着她，让她不敢停下。

她不想再挨打，哪怕是在梦中。

那个孩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——在她快被自己的梦折磨死的时候，原本一成不变的雪地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半蜷缩的孩子。

这孩子看着极瘦弱，似乎比被流放的自己还要小上几岁，他半边身子埋在雪里，还剩一半露在外面，但在阴郁的天气底下，那仅剩的一半也要渐渐被雪覆盖了。

可饶是如此，他似乎口中仍发出微微的低喃：“……救……”

这声音太过微弱和含糊，在风雪中尤其隐约，她听不清楚。

但她的精神陡然振奋了起来，眼睛不由得看向了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，他浑身青紫发肿，身上裸露的皮肤遍布着伤口，血凝结了，已不再流动。

她下意识地向他走近，偏离了原来的路线，想要伸手去碰一碰他，但下一瞬，一道长鞭劈在了她的身上，她跪倒在地，被寒风吹得僵硬的肌肤又一次感到了剧痛。

那道人影出现在她身后，抓着她的头发将她拎起来，她是如此弱小，几乎悬空，她感到自己的头皮似乎已经和身体分离。

壮汉一挥手，把她狠狠地甩在了一边，恰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

她捂着头皮眼中泛出痛极的泪光，不敢再回头靠近那个孩子，再一次站起朝着远方走去，只觉得自己这个梦做的实在糟心，难道是被谁诅咒了，在梦里面报复她？

转眼，又走了许久。

这好像一条永无尽头的黄泉路，身后跟着押解的鬼差。

但令她意想不到的，在不远处，那个孩子再一次出现了。

“救我……救……”

这一次她听清了他的话——他在求救。

可是这茫茫雪林，寂静无人，连一声鸟叫也没有，他孑然一身倒在雪中，谁会来救他呢？

她心中有所犹豫，可是一想到身后的人影，她又不敢再有动作，只好安慰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梦，都是假的，没有人会死。

于是她硬着心肠路过了那个孩子。

也许马上就会醒了，这个梦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她这样期待着。

直到她又一次看到了他。

他的眉眼已经落了雪，以一种蜷缩的姿态被雪覆盖，远远望去好似一座雪做的新坟。

他已经不再出声了，不再求救。

但她依稀能分辨出他鼻翼的翕动，大概是还有呼吸的。

虽然是一个梦，可是这过程未免太真实，仿佛真有一个孩子在她眼前活生生的死去，而他那半睁半闭的眼睛，没有一丝光亮。

……不行，她受不了了。

她以最快的速度朝他奔去，好在经过长时间的适应，她已渐渐学会如何与脚上的铁链相处，不至于跑不出半步又摔倒在地。

壮汉的鞭子像一条突然蹿出的毒蛇狠狠地咬在了她的小腿上，她咬紧了牙根，忍住了惨叫，即使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。

还差两步，她就要碰到他。

可是魔鬼的抓捕并不放松，一只手掐住了她的后脖颈，她又一次被拎了起来，但这一次她几乎陷入死地。

眼看着又被拖离，她瞪着眼睛拼命挣扎，却毫无还手的余地。

或许，她会成为第一个在梦中被人掐死的人。

绝望之下，一股胆气忽然涌上心头，去他妈的，反正都是做梦而已，还怕什么死？！

也许是急中生智，她反手用铁链将壮汉快速拉近，然后在身前绞紧，因受到攻击，壮汉被迫松开了手。

她便趁此机会转身，将锁链绞在了壮汉脖颈的位置，他即使再如何高大强壮，终究还是会有弱点。她的铁链越收越紧，意外的是，原本模糊一团的人影却渐渐清晰，甚至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人的五官。

这人倒下了。

已不再高大，只是一个瘦小的看守而已，手上还缠着一根鞭子。

她涨红了脸面对这折磨了自己一路的人，在深深地喘了几口气之后，从他身上找到一串长长的钥匙，不太熟练地打开了手脚上的镣铐，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音，清脆冰冷。

然后又剥下看守的一件外衣，转身跌跌撞撞地跑向了那濒临死亡的男孩。她跪倒在男孩身边，一边将他从雪里挖出来，一边大声喊着：“喂！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！”

她用手在男孩身上大力地揉搓着，用看守的衣服将他裹住抱在怀里，试图让他暖和起来。同时不住地回头看，因她并没有杀死那个看守，她只是将他弄晕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男孩的眼里渐渐的出现了一点光亮，他仍有些混沌，只是呆呆的将她看着。

“你……”他的舌头有些不听使唤，“你是谁？”

她见他醒来，才终于露出放松的神情，但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只是拉着他如枯木般僵硬的手臂：“走吧，快走，离开这里！”

风雪更浓，天上的阴云更厚。

两人互相搀扶着，往不知何处走去。

后来到了一处山洞暂避，男孩的面容青青紫紫，在幽暗之处，看起来有些可怖。

但他朝她尽力微笑时，左边脸颊露出了一个浅浅的梨涡，显得十分真诚可爱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抱住他，男孩在她怀里愣住，她低声道：“天太冷了，没有火种，暂且先这样吧。”

尽管两人都没有什么温度，可互相靠在一起的时候，总不至于太过凄冷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才回答：“我没有名字，从前跟着一个老乞丐，别人都叫我小乞儿。”又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梦？她再一次问自己，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可这梦似乎跟自己白日所想并没有什么关联。

而梦里的人物竟然能说出如此细节之处。

也许是她沉默太久，导致男孩有些紧张：“不、不愿意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，我不是有意打听。”

她对他笑一笑，说：“并不是不愿告诉你，只是我也不记得了。”

他望着她的笑容，也跟着露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微笑。

过了几日，两人终于走出了雪山。

“月儿，你要回家了吗？”

说来奇怪，两人一走出雪山，气候瞬间就变了，从凛冽寒冬到春暖花开。

不过她并不感到奇怪，毕竟，这是梦。

“我的家不在这里。”她低头避过一处泥坑，回答他。

月，是她在衣襟内侧发现的绣字，能绣在这样隐秘的地方，大概是她的名字吧。

不远处是一座城池，站在高处可以看到城楼上的匾额，她捡了块石头坐下：“你进去吧。”

“你不进去吗？”

“不去。”

他张口结舌，似乎完全没想到她会抛下他：“那、那你去哪里？”

她眯着眼睛，感受和暖春风的吹拂，背上的伤口似乎在结痂，近来十分发痒，她轻言细语：“我哪里也不去，一个梦，难不成还能做一辈子？”

“梦？”他转头四顾，郊野无人，但是草木散发着清幽的气息，鸟雀隐在树间啾鸣，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人世景物。

但是女孩儿脸上的神情从容镇定，似乎又所言非虚。

他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？

也许这一切都是死后的幻想，否则，怎么会有人将他从雪地里救出，怎么会有人给他温暖的怀抱，怎么会有人……陪伴他一路前行？

越想越真，他的心情陡然低沉，连带着声音都染着失落，问她：“我……是不是已经死了？”

她万万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这种话，一时竟没反应过来：“啊……啊？”

他却仍自顾自地说：“其实你只是想送我去投胎吧。”

她更糊涂：“等、等……投胎？”

“谢谢你，月儿。”他说着话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但抬起头来却并没有流泪，只是神情很悲伤，“可是……我下一世不想做人了，能不能让我做一朵花？”

她终于醒过神来，明白他在说些什么，又起了好奇心，于是顺着他的话问：“为什么不做人？”

“……做人……”他看着她，男孩的眼睛又圆又亮，有一种湿漉漉的光，可眼底没有半点天真，只有辗转苟活的无奈，“我觉得有点苦。”

她心下一酸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：“那让你投生到有钱人家，富贵泼天，就不会吃苦了。”

“不，每个人都会吃苦的，有钱人也一样。”他微微摇头，坚持初心，“还是让我做一朵花儿吧，月儿，你能帮我吗？”

她敛眉沉默了一会儿，对他微笑着说：“……好。”

还不等他开心起来，她跳下石头，往城池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发现他还愣在原地，回身叫他：“走啊。”

他有些发懵，不懂她怎么又改变主意了，但还是跟着追了上去：“你要进去了？”

“当然，我要给你挑一个风水宝地，让你自由自在地开花~”她说得煞有其事，倒让他颇有些不好意思，不住摆手：“不必麻烦，不必麻烦，野花长在路边都能活的。”

她终于忍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扶着树笑得弯了腰。

他一开始还摸不着头脑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脸上微微泛红，讷讷无语：“你在哄我……”

她好不容易停了下来，但因笑得太过，一时身上无力，于是掌着他的肩膀，脸上笑意未去：“哄你开心呀，别生气，我回去就向菩萨敬香许愿，让他保佑你下一辈子做朵野花，不吃半点苦。”

女孩儿原本生得就很纤细，长途流放后，更是如同弱柳芊芊，倚在他身上，脸庞素净还带着点稚气，但容貌之盛，若艳光绽放，已初见端倪。

她离他这么近，他一边伸手扶着她别摔倒，一边把红透的脸转偏向另一边，说：“不许再笑了。”

怕真的把人惹生气，她勉强止住笑，立起身来：“不笑了不笑了，我在看守的衣服里找到些钱，咱们进去买点吃的。”

两人走走停停入了城，这城里十分热闹，各色人等来来往往，还有佩剑拿刀的，加上路边的摊贩，硬是将宽阔的主城道堵得水泄不通。

她有些好奇：“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”

“好像是有仙门来招弟子。”他四处流浪，对这些事情倒是一清二楚，“喏，那是望京宗，那是……”

仙门？感情这还是个玄幻世界？！

她暗自惊诧，但并没多说，她开始怀疑自己……穿越了。

细细想来，这个梦，从头到尾，漫长且详细，无论是被鞭打的剧痛，还是冰雪交加的严寒，她从未在梦里有过如此真实的感受，这会是梦里该出现的情况吗？

因为她陷在自己思绪里，所以没注意到人潮拥挤，她和他被分开了。

“月儿！月儿！”他隔着人墙大声喊着她的名字。

她才回过神来，想朝他走过去，但两人都是小孩儿，人弱力小，挤来挤去反倒被人晃花了眼。

情急之下，她只好冲他喊：“喂！到城门等我！”

此时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人们忽然躁动起来，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去。

“九天玄宗！九天玄宗来人了！”

“快去看……”

“真的是九天玄宗？”

她心头烦急，也不知他有没有听到她的话。城门的方向与人潮相反，她被裹挟其中，咬牙想要逃开，眼看，好不容易脱离了人群，但有人手肘忽然重重地撞在了她的背上。

她摔倒在地，手臂蹭破，背上的伤口还未完全长好，又一次裂开，鲜血淌了一身。

见有人摔倒，先前挤得发狂的人群轰然散开，她伏在地上，眼前发昏，只看到有人走到了她眼前，然后用一双温柔有力的手，将她抱起。

温暖的气息覆盖了她的身体，伤口也不再流血，彻底昏过去前，她听到一句话：“这个孩子灵根极佳，可为九天玄宗弟子。”

人群散去之后，他也没等到人，只好在城里四处打听：“有个小姑娘，很瘦，大概十岁，比我高一点，生得很好看……”

一个卖胭脂的摊主忽然记起来：“哦！你说的是不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身上有伤的小姑娘？”

他大喜过望：“是、是！您见过她吗？”

摊主是个年轻男人，说话的语气却很活泼：“嗨呀，小姑娘运气可好，被九天玄宗的仙人选中，去做内门弟子啦！”

“……九天玄宗？”

他忽然呆住了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她被选中做弟子去了？

这真是，真是好事啊——要是走之前，告诉他一声就更好了。

他慢慢地蹲了下来，裹紧了不合身的外衣，竟无端端地生出个想法，如果这真是场梦就好了，她从来没出现过，也没有救过他，没有用怀抱给他温暖，没有与他逗笑。他会在厚雪覆盖之下悄然死去，然后也许就能去做一朵开在路边的野花，自由自在，再也不用吃人世间的苦。

摊主见他像条再度被人遗弃的小狗一样瑟缩，不由地问：“你和那小姑娘认识啊？”

他垂着头点了点：“是，我在等她。”

摊主又想起一件事：“她被人撞晕过去了，走的时候，还是被人抱走的，兴许，她醒过来就会回来找你呢？”

闻言，他立刻着急地抬头：“她晕过去了？严重吗？”

摊主摆弄着货物：“这我哪儿知道呀，看着流了一滩血，怪吓人的。”

他心里升起了一点希望，又愧疚于自己刚才对她的揣测，再开口，语气都坚定了许多：“我再等一等，等她好了肯定会回来找我的。”

摊主笑出声：“如果她不回来呢，那可是九天玄宗啊，什么样的人物找不到，她又何必再回来找你一个小乞儿？”

他听了这话一点不生气，缩在墙角背风处，微微抿唇，小小的孩子却比大人还不可动摇，眼里透出亮光，一字一句，如同起誓。

“那我就去找她。”

——

“！”

她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浑身热汗，看了看时间，才凌晨四点，窗外夜色深沉，寒风吹走了枝头仅剩的枯叶，又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隙中悄然潜进屋内，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噤。

怪不得梦里这么冷，原来是没关窗户……思及此处，她忽然愣住了。

梦——她做了个什么梦？

明明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清清楚楚，不过半分钟，她竟半点都想不起来。

只记得……好像有人在等她。

呆坐半晌，她仍然一无所获，甚至连做梦的印象也没有了，于是晃了晃脑袋，下床关好窗，继续回了被窝睡觉。

只是后半夜一直睡得不太安稳，总觉得肩膀和背上，某个地方在火辣辣的痛。

而在她以为的梦境里，有人在痴痴地等，等到日暮西山，等到婵娟高悬，等到芭蕉绿樱桃红。

只为了某日，再遇见。

发布于 2020-11-05

小说推荐

言情小说

穿越小说

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



此恨不须记
鹤归重山绿，此恨不须记。

推荐阅读

梦浮生番外1 李维权-初见

文朝刚刚上任的新皇帝年少有为，只可惜皇后年纪轻轻，不过十八就因病香消玉殒。虽连封后大典都未来得…

DGAF · 发表于奇思怪想世界

《寻妖记·长相思》：陌上桑（九）

Forza Horizon



梦浮生：我做虐文女配的那些年（18-19）

18. 救命恩人我是被生生冷醒的。再睁开眼时，天色已暗，我匍匐趴在岸边，湿冷的衣服紧紧贴着身体，浑…

DGAF · 发表于奇思怪想世界

梦浮生：我做虐文女配的那些年（大结局前篇）

DGAF · 发表于奇思怪想世界

[查看更多](#)

42 条评论

写下你的评论…



Yanatease

5 个月前

等到番外，太开心，还没看，希望甜



7



剪云的李白

5 个月前

啊啊啊竟然还有番外



4



姿态

5 个月前

作者大大太棒了👏



1



hui zhu

5 个月前

太好啦，期待

 2




剪云的李白

5 个月前

哎这个番外，哎！

 6

[查看更多](#)

 214

